

大年初七人壽年豐



春節習俗

大年初七，人壽年豐。
攤煎餅吃七寶羹，安頓身心，休養生息。

圖：馮印澄
文：新華社



人間重晚晴



黛西札記

李夢

疏雨夕陽中」，還有元代詞人馬致遠於憂國憂民之時寫下的名句「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而在不少西方畫家心目中，日落時無需感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們更樂意以充滿生機的語氣和語調讚美金橙色的日光與晚霞，不見絲毫憂鬱寂寞的神情。莫奈的好友、印象派名家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 一八三〇至一九〇三) 的畫作《日落》，即是一例。

《日落》是一幅農耕之景。草木林地，牛羊牧人，均浸在橙黃色的、爛漫的夕照之下，為畫中大片的綠色增添暖意，讓畫框外的觀者也隱約覺出溫暖與歡喜。唐代詩人劉禹錫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兩句，形容秋日之生機與希冀不輸春天；若以此來比擬日出與日落之情景，亦可。日出可喜，日落同樣無可憂慮。猶記得當日我們觀畢落日返程時，反身回望，見一芽新月貼在淺灰色的夜空，惹人憐愛。日落月升，循環往復，生生不息。



▲畢沙羅畫作《日落》。

作者供圖

英文詞river譯成中文不分「江、河」，故而紐約和新澤西州的界河Hudson River就有了不止一個名字。它最被認可的譯名叫「哈德遜河」，此河延綿約五百多公里一直向北融入加拿大。其兩岸風光甚是旖旎，著名的西點軍校就在河畔。

但它也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別名叫「赫貞江」。這譯名來自百年前一批中國留學生，尤其頻繁地出現在胡適和一批當年留學紐約的「新詩人」筆下。可惜這個譯名有些矯情，又因他們詩歌有些晦澀和曖昧，此譯名沒能傳播久遠。但是關心現代文學的朋友不會忽略這個名稱，因為僅僅胡適早年的成名作《嘗試集》中就多次提到它，而其後他跟任叔永、陳衡哲等人的唱和詩中也時常言及它。

有索引癖的學人據此勾勒出胡適的一些早年經歷跟此有關，譬如他跟女友韋蓮司、跟陳衡哲的「黃蝴蝶」事件，乃至於後來跟張愛玲交往都有一筆寫到了赫貞江。准

此，赫貞江儼然成了一條文學的江和掌故的江。

其實，赫貞江就在哥倫比亞大學門前百米，站在哥大百老匯正門往前眺望，一眼就能看到隔岸的新澤西州。從正門往下走不到兩三分鐘就走到了濱河公園（這裏其實應該譯成「濱江公園」，如果將哈德遜河譯成赫貞江的話），再走幾十米，赫貞江就在脚下。

一百年前胡適在哥大的宿舍就在一百一十四街校園裏的佛納樓，從那裏走到赫貞江用不了三分鐘。那麼當年慘綠少年的胡適孤獨寂寥在赫貞江畔徘徊徜徉、尋找詩情，消遣孤獨並以此誘發文學靈感的緣由就不僅在情理之中，而且更是題中應有之意了。我們據此甚至可以說，「赫貞江」或許是當年胡適醞釀文學革命的搖籃。

紐約是一座個性獨特的城市。它既新潮又古老；有着這個世界上全部的光怪陸離。它雖然有着全世界最先鋒的藝術和哲

香港粵劇學院之設想



善治若水

胡恩威

粵劇已被列入國家級及聯合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它的傳承一直是常談常新的話題，但在香港的實際發展似乎停留在紙上談兵。其實，香港粵劇發展需要長遠的策略，其中一個有效且實在的方法是設立一間粵劇學院，而這個設想可以建基於八和會館的體制，因為八和會館已經有一套相對完善的教學體制。只要政府提供土地資源，為校園興建撥款作起步，之後尋求社會各界的支援和資助，相信這樣的模式會可持續發展，方可從根本上紓緩香港粵劇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

成立香港粵劇學院的好處良多，比如能夠令有意從事粵劇的年輕人有機會獲得系統性的訓練，使教學更規範化。內地不

少省市擁有不同類型的戲曲教育體系，開設相關的戲曲學校學院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八和會館是香港粵劇的本源，我認為政府協助它優化發展是責無旁貸的，由此獲得社會各界的關注及支持自然是錦上添花。

香港演藝學院的戲曲課程是其中一種教育模式，即以課堂為主的學院制。然而，粵劇傳統的「師徒制」也有其優勢。如果成立粵劇學院，將兩者融會貫通成為一個全新的體系，自然大有裨益。

另外，戲曲藝術中的服裝行頭也別具特色，需要有專門的人才深耕細作。因此，成立香港粵劇學院，有助相關行業的人才得以充分發揮，將粵劇精髓發揚光大。那麼如何將這個設想付諸行動，當然離不開香港及內地專家群策群力。內地業者專家在「戲曲現代化」方面已有不少具體的經驗，崑曲方面近年尤為突出。若兩

地能互通有無，再結合香港的管理模式，一間具備中國視野、建基於傳統和現代化管理的香港粵劇學院讓人拭目以待。

香港粵劇目前仍有不少名伶活躍於一線。但這些名伶如何能夠承傳？高山劇院的「粵劇教育資源中心」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料和內容，何不首先加以利用這些資源，將其變成基本課程，培養年輕一代欣賞粵劇、參與粵劇演出及創作？這樣粵劇觀眾得以拓展，生態才有可能走向可持續發展。

近年，內地的崑劇、台灣的歌仔戲眼見出現復興的現象：在青年社群尤其是大專學界，已建立一定的觀眾群和影響。這一方面必然需要注入青春活力，而不是單純將文化傳承放置在靜態的資料中心。活用這些資料，才能變成粵劇傳承與發展的燃料。有關部門不妨多加考慮，我相信事在人為。

牛人牛事



英倫漫話

江恒

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在農曆大年三十的晚上彩燈閃爍，一頭花燈製成的金牛格外醒目，納爾遜紀念柱上用喜慶的中國紅打出「恭賀新禧2021」字樣，滿載期待的牛年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向華人社會拜年時，也延續了用十二生肖來意寓新年的慣例，形容今年作為牛年 (Ox)，希望所有人都能夠振作起來，正如這隻強壯的動物所展示的力量和決心一樣，一往無前有所作為，尤其是贏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鬥爭。他眼中的牛，代表了一種堅持不懈和頑強不屈的精神，這也符合英國人對牛的傳統認知。

英國媒體「入鄉隨俗」地對牛年出生的人，在性格上進行了深度的解析：他們外表堅實而強壯，但實際上內心柔軟，樸實而真誠。牛是勤奮和努力工作的，他們喜歡埋頭苦幹，在追求一個目標時，常常意志堅定，鍥而不捨。牛也是實用主義者，他們不喜歡冒險、賭博和投機，而是選擇通過辛勤勞動來獲得穩定的收入。他們關注自己的生活，做事有條不紊，同時有愛心和耐心。在疫情期間，他們以身作則，注重安全並照顧家人和朋友，關切鄰居。

實際上，一些牛年出生的英國名人也確實具備媒體所說的這些性格特徵。比如，生於一九二五年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就是性格倔強、拒絕妥協的政治人物，她不僅是上個世紀英國唯一連任三屆的首相，也是歐洲首位女性領導人，任內更是鐵腕處理了福克蘭群島戰爭（又稱馬島戰爭）、國有企業私有化等重大事件，因此得來「鐵娘子」的稱號。其實她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綽號是「蒂娜」 (Tina)，即英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沒選擇餘地) 的縮寫，其作風之強悍可見一斑。

舉世聞名的喜劇演員差利·卓別靈，則代表了牛的勤奮和為達至目標鍥而不捨。一八八九年出生的他從五歲便開始登台表演，之後轉戰電影領域，實現自編、自導、自演和發行自己的電影，直至八十八歲高齡去世，職業生涯



◀ 除夕夜，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場點亮的「中國紅」，慶祝中國農曆新年「牛年」的到來。

超過七十年。他頭戴禮帽、手持柺杖、留着一撇小鬍子的標誌性裝扮深入人心，為此兩次獲得奧斯卡榮譽獎。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卓別靈的電影同情勞工階層，他的左翼傾向也讓他在美國麥卡錫時代受到迫害，他報稱倫敦的出生地點也遭英國情報部門調查，結果卻找不到任何有關他的出生紀錄，當局甚至懷疑他可能出生於法國，至今仍是個未解的謎團。

已故的英國王妃戴安娜，完美體現了牛的愛心和耐心。生於一九六一年的她雖然出身優越，但十八歲時便投身社會工作，與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結婚後，亦致力於醫療、救濟等公共服務，成為上個世紀末著名的慈善籌款名人，尤其是她一九九一年在巴西聖保羅的一個愛滋病救助站，抱起一個愛滋病小患者的那一幕，感動了全世界，她也因此贏得了世人的尊重。極為巧合的是，戴安娜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巴黎因車禍香消玉殞，享年三十六歲，那一年正是她的本命年。

除了屬牛的名人，英國也有不少與牛有關的故事。比如，和美國被稱為「山姆大叔」一樣，英國也有一個擬人化的形象，就是「約翰牛」 (John Bull)。他是由十八世紀蘇格蘭作家約翰·阿布斯諾特在諷刺小說《約翰牛的生平》 (The History of John Bull) 中所塑造的人物：一個頭戴高帽、足蹬長靴、手持雨傘的矮胖紳士，為人愚笨並且粗暴冷酷、欺辱弱者，又桀驁不遜，頗有些牛勁，如果誰流露出對他稍微表示不滿的反抗情緒，他立即擺出一

副格鬥的架勢。這個形象原本暗諷當年英國的專橫跋扈，尤其是當時輝格黨 (Whig, 自由黨前身) 的好戰政策，含有貶義色彩，但隨着此書的暢銷，人們逐漸稱呼英國人為「約翰牛」，久而久之其漸漸成為英國的代名詞。另外，凡是到過英國的遊客，幾乎都要品嘗一下當地著名的安格斯牛肉 (Angus)，特別是招牌安格斯牛扒，差不多成了優質牛扒的代名詞。原產於蘇格蘭東北部阿伯丁地區的安格斯牛，是世界最優良的品種之一，自十九世紀末被引進美國後便聲名大噪，其如大理石紋般的油脂分布，以及柔嫩多汁的肉質口感，可輕鬆秒殺其他普通牛肉，贏得了無數老饕們的喜愛，如今「牛」遍全球。

但一九八六年首次爆發於英國的瘋牛症，也一度損害了英國牛的形象。一般認為，瘋牛症起因是英國農民為提高生產效率，把其他動物的肉骨粉作為補充劑加入飼料中，餵養本應該食草的牛，而肉骨粉中含有病死的動物，牛經過長期食用最終感染疾病。在一九九二年疫症高峰期，英國有逾十八萬頭牛染病，近四百四十萬頭牛被宰殺，疫症更蔓延至全世界，讓人談牛色變。

重新為英國挽回聲譽的，是二〇〇三年在英國伯明翰市中心豎立的銅牛雕像，其曾被評為與自由女神像、大衛像等齊名的十大地標性景觀，這個尺寸是真牛兩倍大小的雕像，外形與華爾街銅牛頗為相似，有意思的是，倫敦證券交易所門前擺放的卻不是牛和熊，而是牧羊人與羊。

天，它在厚厚雪層下掙扎着舉出一撮撮一團團的綠來，還是讓我怦然心顫，深深地被感動了。薺菜，它是故鄉的菜。在中國古詩中，它是伴隨着春天一起來的。而今年，我們是多麼需要春天！

不久，赫貞江畔長滿了白色花的薺菜即將招搖如帚，而江邊遍地該是榆錢子飄飛了。現在呢，平時擁擠的濱河公園人影稀疏。其實，即使往年春光正好的日子，這裏的薺菜也是這樣荒着。看到這樣蓬勃的薺菜，招人愛，掐一點揉汁聞一下，卻幾乎沒有薺菜味兒——紐約的薺菜看相肥美，大概是緣於橘生江北緣故吧？總之一句話，美國的薺菜缺薺菜的精魂兒，儘管是野生而且是有的。

即使在原始森林般的公園，野生一草一木眾人也愛若珍寶。在赫貞江畔，薺菜冒綠了，春天不會遠了。而我們遙遠的家鄉，薺菜一定有濃香的薺菜味，那裏應該已經是春天了。

學，但風光上仍然嚴格保留原汁原味大自然。

譬如說，它的公園大都遵循原生態保留原始狀況，不論中央公園還是赫貞江畔公園裏的樹木花草都嚴格保留幾百年前狀態，不止是植物不准修整移動甚或施肥掃葉，連這裏的石頭腐土都不容挪動或染指。這樣，這裏的樹木即使被風暴或雨雪壓損倒下來，只要不擋路，任何人都不能動，就任憑它們自己經歷多年自然腐爛……於是，這不經人手打理的公園是一片原生態，像數百年前的原始林地甚至熱帶雨林一般。它最大限度地給忙碌的紐約人一片綠色，讓人們從繁忙的後現代瞬間秒入千百年前的荒原野渡。

新年伊始，紐約下了幾場暴雪。殘雪覆蓋了校園和河畔。去年疫情辜負了春天，也辜負了赫貞江。雖然近在咫尺，大家缺少了遊春的心情。暴雪後，想起了河畔，閒步尋春，驀地眼前一亮：我看到了他鄉的薺菜。

赫貞江畔有薺菜，我早已熟知。但今